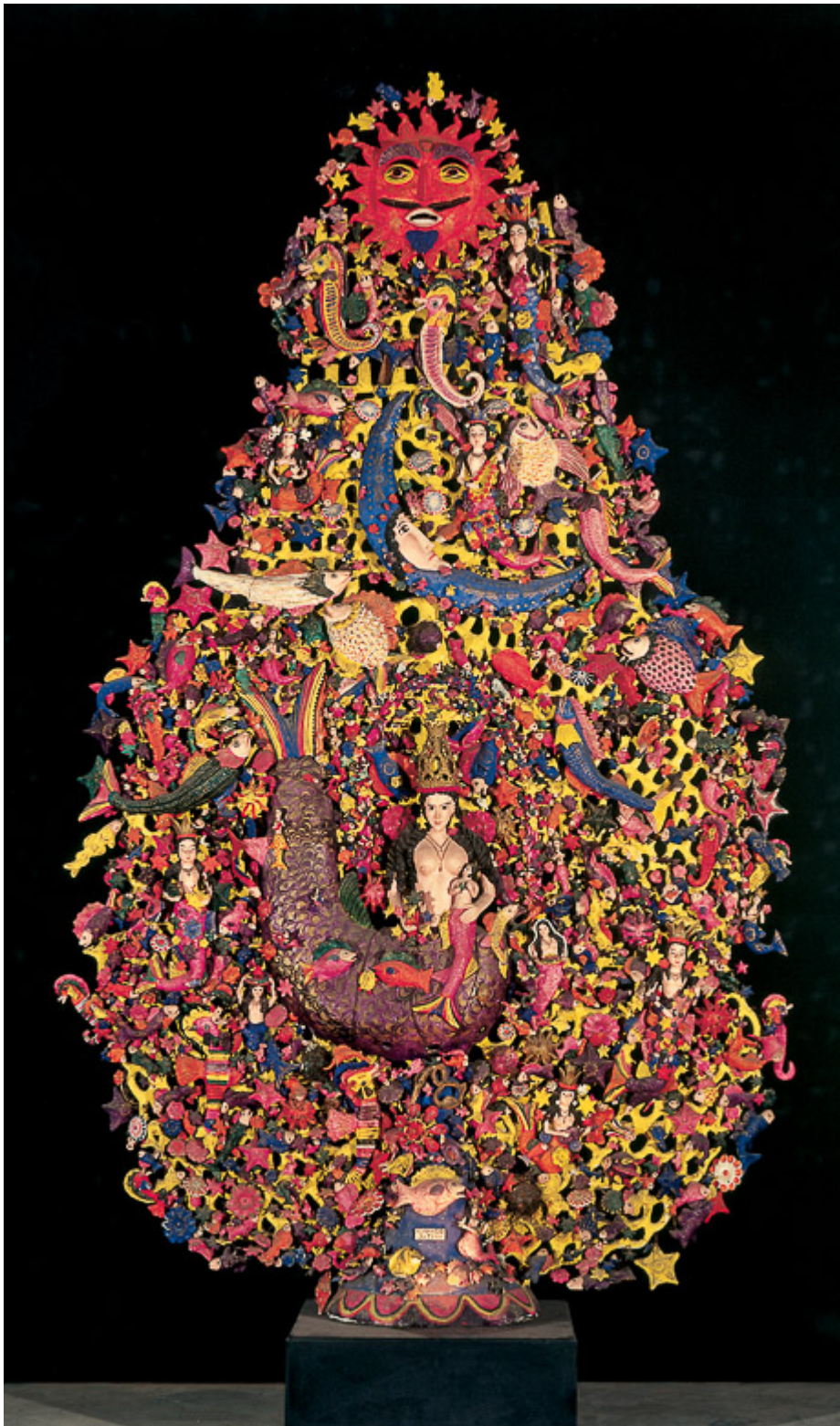


2026年第20期新闻稿：社会主义的未来可能实现，也需要实现



《生命之树》，阿方索·索特诺·费尔南德斯（墨西哥，墨西哥州梅特佩克市）作于1975年。明火烧制陶土辅清漆丙烯彩绘，高6米。古巴“我们的美洲”馆藏。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2022年，在太平洋岛国图瓦卢上，约10,500名国民开启了一场特殊的迁徙。他们没有跨国移居，而是从实体海岛迁往数字世界。图瓦卢地势低洼，受气候变化影响，该国将在仅仅几十年内不再宜居。为此，图瓦卢着手**打造**“首个数字国家”，建立国土的3D档案，留存本国文化，搭建数字化身份和治理体系，确保国民四散全球，国家建制仍可维系运转。气候危机迫使国际法面对一道严峻的难题：倘若海平面上升，吞没国土，那这个国家将何去何从？在2025年，国际法院在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相关义务案》（*Obligations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Climate Change*）的**裁决**中写明：“国家一经成立，即便构成国家的要素之一灭失，该国主权地位未必随之消亡。”

即便图瓦卢全境 26 平方公里的国土尽数被海水吞噬，这个国度也不会从国民的记忆中消失，国家身份同样得以存续。但人民无法只栖身于数字档案之中。2024 年，图瓦卢与澳大利亚签署《**法莱皮利移民通道协议**》（Falepili Mobility Pathway），条款包含每年准许 280 名图瓦卢公民申请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。依据《1951 年难民公约》，联合国**并不承认**“气候难民”这一法定称谓，但国民的绝境催生了现实安置方案。这片海岛或许在地球上再无未来，但它的人民仍会奔赴他乡的陆地，并在数字世界里守护自己的国家。

谁有权拥有未来？亿万富翁自然享有。**目前**全球亿万富豪已超三千人，最富有的十二个人坐拥超过全球半数贫困人口的财富，资产超过40多亿人的总和。以埃隆·马斯克为例，其净资产约 8,400 亿美元，超过全球约83%的国家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，阿根廷也位列其中。阿根廷民众月收入中位数约 420 美元，而马斯克月入约 30 亿美元，是普通阿根廷人的700万倍。倘若财富是机遇的衡量标尺，马斯克的未来几乎没有上限。与之相反，普通阿根廷人却眼睁睁看着未来渐行渐远。



《无题》，安东尼奥·塞吉（阿根廷）作于1965年。布面油画，200 × 249厘米。古巴“我们的美洲”馆藏。

1969年，罗伯托·戈耶内切（Roberto Goyeneche）演唱了阿斯托尔·皮亚佐拉（Astor Piazzolla）与奥拉西奥·费雷尔（Horacio Ferrer）联手创作的探戈曲《市井小馆的小男孩》（Chiquilín de Bachín），映照出从古至今无数阿根廷孩童的真实境遇：

<p>Por las noches, cara sucia de angelito con bluyín vende rosas en las mesas del boliche de Bachín. Si la luna brilla sobre la parrilla come luna y pan de hollín.</p>	<p>夜晚时分，小天使脸蛋脏兮兮，穿着蓝色牛仔裤 在市井小馆一桌一桌叫卖玫瑰。 月亮洒在烧烤架上， 他饮着月色，吃着煤烟堆就的面包。</p>
---	--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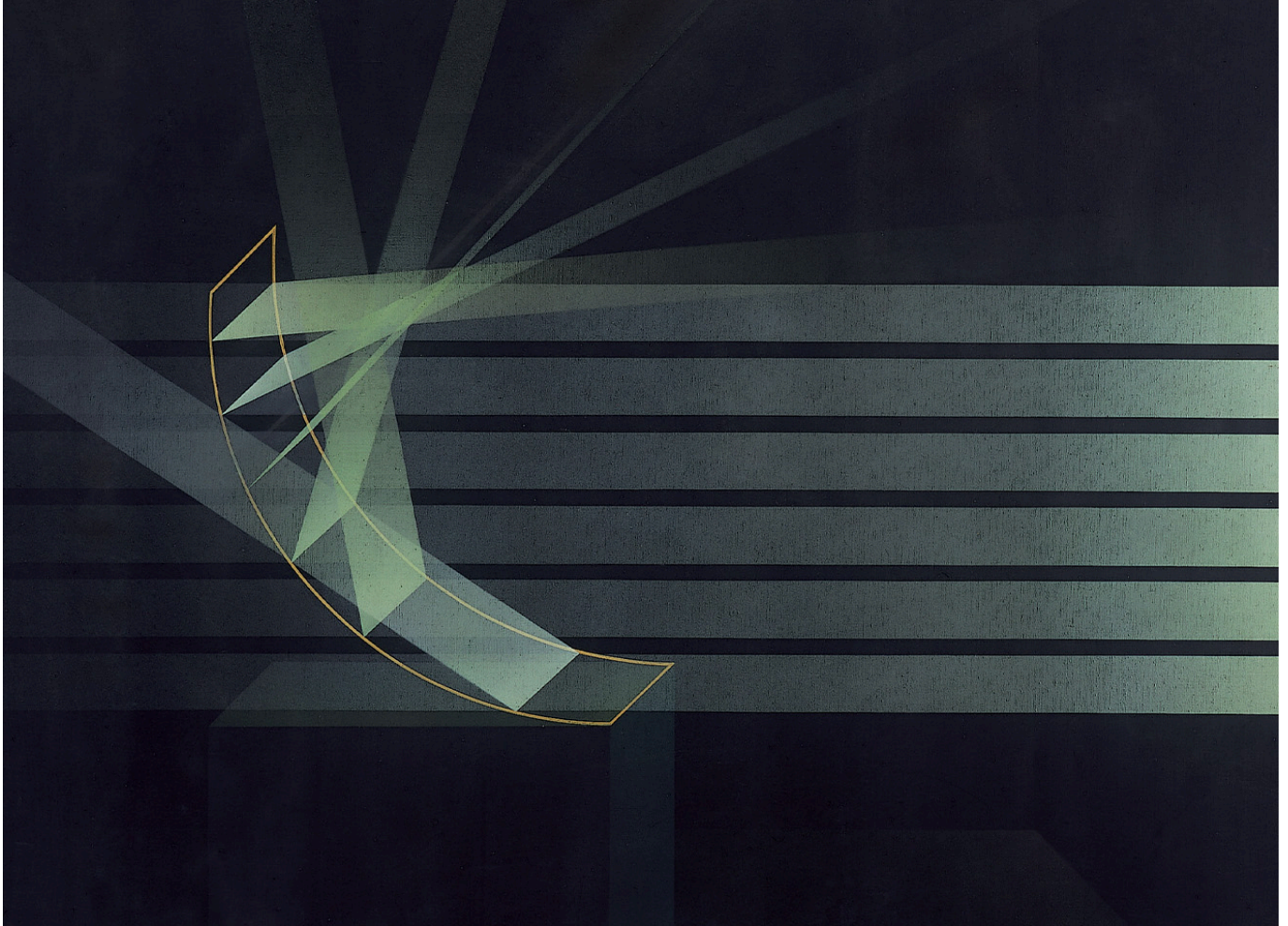
《胡安妮托·拉古纳》（三联画），安东尼奥·贝尔尼（阿根廷），创作年份不详。彩绘木料与金属拼贴作品，220 × 300厘米，古巴“我们的美洲”馆藏。

歌中的小男孩不得不靠做工糊口。这首探戈虽然拉我们回到过去，却精准映照当下的现实。如今，阿根廷**半数**以上的儿童身处贫困，哈维尔·米莱（Javier Milei）政府的重击剥夺了他们拥有未来的可能。他们困于当下，艰难求生，仿佛注定要承受千年的苦难，无处脱身：

<p>Cada aurora, en la basura con un pan y un tallarín se fabrica un barrilete para irse, ¡y sigue aquí! Es un hombre extraño niño de mil años que por dentro le enreda el piolín.</p>	<p>每天清晨，他在垃圾堆里 就着面包和面条 亲手扎风筝想逃离，却仍困在原地！ 他是个千岁的孩子、奇怪的大人， 心中的风筝线缠绕已深。</p>
---	---

2026年5月，我们发布了题为《未来》的第100期汇编，文中指出，强制运转的当下绝非永恒。这份报告不同寻常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饱含哲思，从历史唯物注意的视角阐释未来，而非仅仅把未来当作日历上的下一页纸张。汇编指出，未来未来并非当下的简单延续，而是冲破现有现实、迈向社会主义远景的变革节点。只依照日历度日，认定明天只会复现今日、苦难与灾祸无可避免的时间观是片面的。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时间观，让未来拥有实现转型、促成人类进步的开放空间。歌里的孩子理应

吃吃喝喝足、学习知识、茁壮成长；图瓦卢民众也需要踏实的陆地，延续世代的生活。这不只是与生俱来的权利，更是人类生存的刚需。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看着数十亿人挨饿失学、被剥夺未来而无动于衷。



《调幅455》，胡里奥·勒·帕克（阿根廷）作于1981年。布面丙烯，200 x 200厘米，古巴“我们的美洲”馆藏。

当今世界战火连绵、债务缠身、气候灾害频发、民生困顿，甚至跳出资本主义框架、畅想别样未来的能力也遭受了系统性消解。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断灌输一种观念：现存制度永世长存，剥削与等级分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常态，而非阶级权力催生的阶段性历史产物。但历史交出了不同的答卷：任何社会制度看似永存，直至一夕之间四分五裂。封建制度曾自诩永续不灭，殖民帝国也笃定自身统治千秋万代，资本主义同样难逃消亡的宿命。由此而言，未来从不是日复一日顺延而来的馈赠，而是需要奋力斗争的阵地。我们在汇编中发问：未来是否存在？答案毋庸置疑：未来当然存在。我们正为缔造未来不懈奋斗，且建设工作已然启幕。

《未来》一文提出，与过去决裂势在必行，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至现阶段，生产力水平空前发达，其社会后果却满目疮痍。当今世界坐拥充足资源、先进技术、海量劳动力与前沿科研成果，本足以消除饥荒、扫除文盲、根治各类可预防性疾病。可现实却是数十亿人深陷贫困，金融资本却在囤积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。这一矛盾无关技术局限，本质是政治层面的问题：资本主义一边发展生产力，一边不断压制生产力本应带来的人类解放。



《丝网版画》，何塞·万徒勒里（智利）作于1970年，版数15/90，260 x 430毫米，古巴“我们的美洲”馆藏。

我们的汇编指出，几股“未来之敌”不断阻挠人类发展：金融资本依靠债务和结构性调整管控各国社会；平台资本剥夺社会生活、迫使劳动者陷入生存困境；资源攫取逐利而为、摧毁生态根基；军国主义以应对任意危机为借口，给发动战争、布设监视和实施压迫披上正当的外衣。这些势力妄图在未来到来前就将其侵占，让明日的发展始终服务于资本牟利，而非人类的尊严诉求。

但未来从未断绝，因为反抗从未停歇。在广大全球南方地区，农民、工人、**女性与性少数群体**、移民与失业者日复一日抗争着这套剥夺自身尊严的体制。虽然各类斗争零散参差、易被资本拉拢分化，却印证了一个不变的事实：被压迫者绝不会甘愿把苦难当作宿命。



《切》（系列集体作品），阿尔弗雷多·普朗克、伊格纳西奥·科隆布雷斯、卡洛斯·塞萨诺、胡安·曼努埃尔·桑切斯、纳尼·卡普尔罗（阿根廷）作于1968年。布面油画，单幅尺寸 195 × 150 厘米，古巴“我们的美洲”馆藏。

在我们的传统理念里，希望并非源于空洞的乐观主义，而是诞生于有组织的斗争。想要成长为推动历史的力量，就离不开组织建设、纪律约束与国际主义协作。自发性示威或许能推翻现有政权，但唯有建制化的进步力量，才能搭建起可持续的替代发展道路。二十世纪历次重大革命绝非历史偶然，而是几十年来深耕政治工作结出的硕果。因此当下畅想未来并非空想式的乌托邦空谈，而是在宣告现行秩序难以维系、终将消亡。未来不会自行降临，需要携手建立、有意求索。这场奋斗本身便是希望的真正内核。

热忱的，

Vijay

注：本期新闻稿配图选自《未来》，均选自古巴哈瓦那“我们的美洲”艾蒂·桑塔马利亚艺术馆的海量馆藏（Haydée Santamaría Art of Our America collection）。这套特别馆藏主要以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艺术品为主，贯穿“我们的美洲”几十年来反帝国主义、文化国际主义的思想。